

佐渡，佐渡，惊起一片朱鹭

本报记者王子江、杨光、杨汀

“洋洋”和“友友”在佐渡岛已经生活了 23 年 8 个月。如果它们是我们，在想念故国的同时，应该对这一生感到无比自豪：让经历过本土朱鹮灭绝的日本，重新拥有了近 700 只“吉祥之鸟”。

佐渡岛位于距新潟市约 70 公里的日本海，岛上除了稻田就是茂密的树林，这种环境与它们 3000 公里外位于秦岭深处的老家没有太大的区别。

作为拯救日本朱鹮族群的功勋元老，它们被一如既往地保护着，一般人难以目睹它们的真颜。佐渡岛朱鹮保护中心的所长保刈洋一通过电脑监控系统，让新华每日电讯记者看到了它们生活的场景：它们住在最里面的饲养笼里，分别带着 16 号和 17 号脚牌，在镜头前悠闲地散步。

1999 年 1 月 30 日，“洋洋”和“友友”作为中国赠送给日本的礼物来到这里，“友友”是雄鸟，寓意中日友好，“洋洋”为雌鸟，寓意来自中国陕西省洋县。如今它们已经 26 岁了，相当于人类 80 岁的年龄。曾经的少年夫妻，已经分居两个饲养笼内，“友友”与一名 13 岁的雌鸟住在一起，“洋洋”的室友则是一位 14 岁的同性。

保刈洋一说，“洋洋”已经不会生育，不过“友友”前几年还有生育能力，成为岛上最老生娃的朱鹮，尽管现在它的室友产下的无精卵居多，但大家期待它再次当“爸爸”。

绝望

日本现在仍然沿用中国对朱鹮的旧称“朱鹭”。南朝陈后主曾有诗：“朱鹭戏蘋藻，徘徊流涧曲。”唐代张籍游终南山时也留下一首《朱鹭》：“翩翩兮朱鹭，来泛春塘绿树梢。”

明治维新后，日本朱鹮生存环境日益恶化，加上人工捕猎，曾遍布日本各地的朱鹮数量逐年减少。1981 年，为抢救朱鹮，日本将佐渡仅存的 5 只野生朱鹮捕获，送至佐渡保护中心，与上世纪 70 年代在能登半岛捕获的另外一只进行人工饲养，这宣告了日本野生朱鹮的灭绝，也就在那一年，中国在陕西省洋县山中发现了 7 只朱鹮，在中国民间，朱鹮被看作是吉祥的象征，称为“吉祥之鸟”。

佐渡保护中心希望将 6 只朱鹮实现人工繁殖，但两年内就死掉了三只。1985 年，日本从中国借来雄性朱鹮“欢欢”，同他们的雌鸟“金”配对，但因“金”年龄已高，未能如愿。1990 年，日方又将雄鸟“绿”“入赘”北京动物园，但它与中国朱鹮的临时婚姻也没能孕育出后代，日本本土朱鹮保留一点血脉的希望再次落空。

“童话爷爷”任溶溶：“我的一生就是个童话”

本报记者孙丽萍

“100 岁的任溶溶，睡了……长长的梦。”儿童文学泰斗任溶溶辞世，一位文艺评论家留下诗意评论。

世纪老人、百岁童心——许多人回忆起他们所认识的这位中国儿童文学大家：他曾翻译数百种世界儿童文学经典作品，创作过脑洞大开、令人捧腹的《“没头脑”和“不高兴”》；这位世纪童话老人是个“老小孩”，终其一生不曾失去那最珍贵童心与纯真。

童话人生

“朝觐者，你往何处去？如若天房是花园，你可采得鲜花一束；如若天房是大海，你可采得稀世之珠？……”正如他翻译过的诗人谢普琴科写下的诗句，任溶溶将 70 年光阴投入童话翻译和创作事业，无疑是童话王国里最虔诚的“朝觐者”。

“我的一生就是个童话。”他说。任溶溶这部童话书，是否像他自己笔下翻译的《柳林风声》《夏洛的网》那么甜美可爱？抑或像他翻译的近百万字《安徒生童话》那样，有一点淡淡忧伤？

1923 年 5 月 19 日，任溶溶的童话书翻开了第一页，他在上海虹口区闵行路出生。任溶溶原名任根娑，家族来自广东鹤山，虽然看上去“跟大家实在没有多大不同，同样是那么乖乖的、乐滋滋的”，但仔细推敲，任溶溶的童年多少有一些不同的“基因”。

第一，广东人出生在上海，语言环境复杂，任溶溶从小就展示出语言天赋，会讲好几种方言；第二，出生在上海让任溶溶受到丰富的中外文化滋养，他从小吃西餐、看京剧，由衷感叹：“上海是一个何等赫赫有名的国际大城市啊！”

以童话对比人生，任溶溶的少年时期，或许有点像他翻译的《木偶奇遇记》和《洋葱头历险记》。10 多岁的年纪，他已经成为一名新四军红小兵，离开了上海，直到 1941 年才重新回到这座城市。

“我从事儿童文学是偶然，但是现在想来，没有搞儿童文学之前，我一生的道路似乎就是准备搞儿童文学的。”任溶溶在上海得到艺术滋

1994 年 10 月，中国将两只名为“龙龙”“凤凤”的朱鹮，借给佐渡，结果“龙龙”在佐渡只待了两个多月就意外死亡。这时日本本土的朱鹮只剩下两只：“绿”和“金”，它们都已进入“古稀之年”。无奈之中，1995 年 4 月，他们将“凤凤”与年迈的“绿”移入同一个笼中，期待奇迹发生，“凤凤”先后产下 5 枚卵，令日方喜出望外。但几天后，“绿”突然死去，那几枚卵也最终证明是无精卵，“凤凤”随后返回中国。偌大的佐渡保护中心，只剩下了垂垂老矣的“金”。

时任新潟县知事平山征夫回忆说：“我看到‘金’走过来的样子，心里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在佐渡繁殖朱鹮，一定让朱鹮再次在佐渡的天空中翱翔。”他只能寄希望于人工繁殖不断取得突破的中国。

希望

1998 年 11 月，中国领导人对日本进行访问，平山征夫找机会把这个愿望告诉中国访问团，诚恳相告日本国民渴望一对健康朱鹮的意愿。就这样，“友友”和“洋洋”来到了日本，和它们一同前来的，还有作为技术指导员的中国人工繁殖专家席咏梅。

“她把年幼的儿子留在中国，在佐渡朱鹮保护中心工作了两年，为日本成功实现朱鹮的人工繁殖做出了贡献。”

平山征夫的这段回忆，被印在佐渡朱鹮公园纪念馆内，参观者无不为之感动。

1999 年 5 月 21 日，“友友”和“洋洋”孵出它们的第一孩子，起名“悠悠”，喜讯立刻传遍日本列岛。现在，佐渡朱鹮纪念馆里，“友友”和“洋洋”从交配到“悠悠”破壳而出的录像画面，不断循环播放。

此后的一年，“友友”和“洋洋”又相继添下两雏。2000 年 10 月，中国政府又向日本赠送了一只雌性朱鹮“美美”，它与“悠悠”配对，使朱鹮更好地在日本繁衍。2001 年，两对朱鹮共孵化出 11 只雏鸟，到 2002 年，佐渡的朱鹮数量达到了 25 只。

2003 年 10 月 10 日，36 岁的“金”死去，这个年龄相当于人类超过 100 岁，日本本土的朱鹮彻底灭绝。佐渡为“金”竖立了一块纪念碑，上面雕刻着一只金色的朱鹮，平山征夫亲笔题写碑文：“永远怀念朱鹮‘金’！”此时，佐渡的朱鹮数量达到了 40 只。

呵护

为了确保基因多样性，中国此后又两次赠送朱鹮给日本。2007 年 11 月，“华阳”和“溢水”



▲佐渡朱鹮保护中心的朱鹮。 本报记者杨光摄

抵达佐渡，2018 年 10 月，“楼楼”和“关关”东渡日本，中国赠送给日本的朱鹮总数达到 7 只。

佐渡有两个朱鹮圈养点，一个是佐渡朱鹮保护中心，另外一个为野外放飞站。其他少量的朱鹮被圈养在日本其他地方的动物园和饲养中心，主要是为了应对环境变化和疾病。

保护中心的朱鹮除了种鸟外，主要是年纪较大、身体不太健康不适合放飞的朱鹮。保刈洋一说，为了让对食物特别挑剔的朱鹮在圈养条件下保持健康，他们研究了各种饮食配方，后来发现“马肉配鸡蛋”最符合朱鹮的胃口。

种鸟是不能参观的。保刈洋一考虑再三，决定破例带记者近距离参观那些不能放飞的朱鹮，它们三五一组居住在不同的饲养笼里。说是饲养笼，其实就是三面用网隔离的房间，地面是模拟野外的草地，房间高约 4 米。进入饲养笼之前，保刈洋一除了让记者鞋底消毒外，还反复叮嘱记者，脚步一定要轻，不要大声说话，相机都不能用，因为快门声都可能刺激到生性敏感的朱鹮。一旦受惊，它们在笼内乱飞，很容易撞断脖子。

放飞

早在 2003 年，佐渡朱鹮保护中心就制定了《野外放飞计划》，设立了野外放飞站，准备时机一旦成熟，就让朱鹮回归自然。2008 年 9 月 25 日，5 只雄鸟 5 只雌鸟从笼中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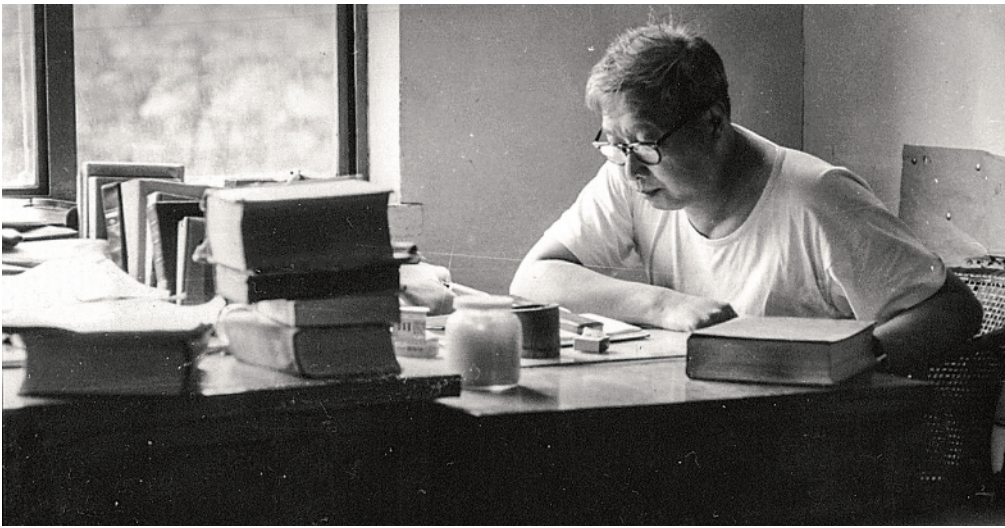
出，标志着佐渡和整个日本时隔 27 年后，再次有朱鹮在天空中翱翔。2012 年，放飞后的朱鹮在野生环境中孵化出了雏鸟，2016 年，一对野生的朱鹮又诞下了宝宝，这意味着野外放飞取得了成功。

野外放飞站副参事佐佐木淳告诉记者，到今年 9 月，朱鹮的放飞次数已经达到 28 次，总数超过 450 只。他说，朱鹮在放飞前要经过 3 个月的模拟培训，中心将它们放到一个 80 米长，50 米宽、15 米高的大笼子里，朱鹮在练习飞翔的同时，也能够慢慢适应提前设置的在野外可能遇到的障碍和人类活动，譬如拖拉机经过和农民插秧收割，等等。

日本环境省佐渡自然保护区事务所的首席自然保护区官泽栗浩明和四名同事负责朱鹮放飞后的检测工作。检测全靠望远镜进行，工作量很大，不过有好多志愿者很高兴帮忙，佐渡保护中心还在网站提供多种联系方式，呼吁居民提供朱鹮的目击信息。

泽栗浩明告诉记者，根据统计，放飞后的朱鹮，5 年后在野外生存率平均为 40.1%。他还介绍，放飞活动举行 14 年以来，大约有 29 只朱鹮被发现飞越佐渡海峡，抵达了本州岛，最远的一只甚至抵达了东北部的仙台，飞行距离达到 300 多公里，它们当中有 17 只返回了佐渡，飞回来的全部是雄鸟。

据透露，到 2021 年底，全日本的朱鹮数量大约为 650 只，其中野外出生的 325 只，放飞的数量为 153 只，圈养的数量为 182



▲上世纪 80 年代，编辑《外国文艺》的任溶溶。 上海译文出版社供图

20 卷本《任溶溶译文集》，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也出版了 8 卷本《任溶溶文集》，全面呈现任老的文学成就。

诗人赵丽宏评论说，任溶溶的童心，让他的童话有着独特的天真滋味，“任老翻译创作儿童文学，总想让孩子们看得开心。他的作品口语化、通俗易懂，又特别优美。他纯粹、坚持，一辈子为孩子们写作、翻译，用化繁为简的方式抵达读者”。

翻开任溶溶翻译的《夏洛的网》，人们可以从他露珠般清澈、林间微风般欢悦的文字中感受这种“童心”：“第二天下雨，天色阴沉沉的。雨水落在谷仓顶上，不停地从屋檐上滴落下来；雨水落到谷仓院子里，弯弯曲曲地、一道一道流进长着蕨草和藜草的小路；雨水噼噼啪啪打在朱克曼太太的厨房窗上，咕咚咕咚地涌出水管；雨水落在草地上正在吃草的羊的背上。羊在雨中站累了，就沿着小路慢慢地走向羊圈。”

其实，翻译完《夏洛的网》，任溶溶已经 80 岁了……

耄耋之年，任溶溶翻译最新版本的《安徒生童话全集》获得丹麦官方授权，在安徒生诞辰 200 周年之际出版。这套童话巨著字数近百万，翻译之艰巨可想而知。在家人眼中，童话爷爷的日常生活，就是“一张纸、一支笔、一

只。2019 年 1 月，日本环境省宣布，由于人工繁殖朱鹮及其野生放飞取得成功，下调朱鹮在日本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的级别，从第二个级别的“野生灭绝”下调至第三个级别的“濒临灭绝 1A 类”。

朱鹮在日本摆脱了灭绝的危机，不过，泽栗浩明表示，现在还不是掉以轻心的时候，野外朱鹮加起来有 480 只左右，听起来很多，但考虑到佐渡岛的面积，数量并不大。这个数字应该达到 700 到 1000 只左右，野外的繁殖才能够让人安心，这也是全体保护人员的长远目标。

和谐

几百年来，佐渡曾以金银矿闻名，全盛时期，这里一年平均可开采出 400 公斤黄金和 40 吨白银，直到上世纪 80 年代采矿业才被废弃，现在朱鹮放飞中心所在地，就是当年的“鹤子银山”。但金山银山没有给佐渡带来繁荣，除了环境的灾难，佐渡一度成了流浪汉的乐园和犯人发配之地，二战时期更成为强征朝鲜半岛劳工采矿的“犯罪现场”。是朱鹮，帮助佐渡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为了保护朱鹮，佐渡的农民开始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他们先是被要求在水稻的栽培中削减 50% 以上的农药使用量，后来又要求全面禁止使用某些特定农药。但他们很快就发现农产品因朱鹮而受益，佐渡从 2008 年起实施“与朱鹮共生的家乡米”认证制度，获得认证的大米受到日本各地消费者欢迎，逐渐跻身高级大米行列，当初约 430 公顷的种植面积两年间几乎扩大了 3 倍。获得认证的农户为了建立朱鹮觅食区修缮水渠，冬天也在田里放满水，田里的泥鳅和蚯蚓等动物随之增多，生态环境的多样性得以保持。

2011 年，佐渡成功申报联合国粮农组织的“世界农业遗产”，成为日本首个“世界农业遗产”，更是大大增强了农民与朱鹮和谐相处的信心。

朱鹮成了佐渡的一张“名片”。朱鹮形状的邮筒、吉祥物以及以“朱鹮”命名的清酒、牛奶等食品在岛上随处可见。来岛上观看朱鹮的游客也接踵而至。疫情之前，前往朱鹮森林公园观光的游客每年达到 20 万人，是岛上常驻居民人口的近四倍。不经意间，人们就能在稻田或者树林里看到朱鹮靓丽的身影。

临别的时候，保刈洋一告诉记者：“我们非常珍惜从中国来的朱鹮，‘友友’和‘洋洋’在这里非常幸福，我们希望它们长寿，希望它们也能和‘金’一样活到 36 岁。”

面而来满满的童趣。

“任溶溶”是个笔名。上世纪 40 年代中后期，任溶溶在女儿出生那年开始创作儿童文学，也就顺手捡来女儿的名字作为笔名。从此他给自己惹了不少麻烦——“很多小读者给我来信，开头就是‘亲爱的任溶溶大姐姐’，‘亲爱的任溶溶阿姨’，毛病都出在这个名字上。”

毕竟是儿童文学泰斗，随便改个名字都如此妙趣横生。在许多人眼中，百岁任溶溶最珍贵的就是永不变质的儿童童趣。

这份元气饱满、纯粹明亮，似乎仅短暂属于每个人童年的快乐，始终滋养着任老的翻译创作，从他笔下汩汩流出，酣美了亿万个童年。

儿童文学作家殷健灵回忆，任老在生活中非常有趣，是个乐天派，既受人尊敬，又非常受欢迎，“他的百岁人生，为孩子们打开了一扇门，新鲜、灵动、跳脱的想象力扑面而来”。

上海儿童文学作家张弘是任溶溶的忘年交，她记得，一次探讨创作，问及他创作和翻译的秘诀是什么，任溶溶觉得简单又自然：“翻译就是作者你写一句，我翻一句，你怎么说我怎么译！”任溶溶又说：“童年的主旋律是快乐！人生的主旋律也应该是快乐！”

“100 岁、70 年，任老把自己活成了时间的传奇！”作家陆梅感叹，任老是伟大的作家，以丰沛的创造力赢得了时间。时间在他那里，不只是个线性的长度，更是精神的向度。任老一个人就像一个移动的儿童文学图书馆，“他口语化的儿童诗、忆旧散文、热闹派童话……似乎从哪一道随意门进入这座图书馆，都是灯塔般的存在，足够打开和唤醒那些沉睡的童年童心”。

而任溶溶自己，自然从来没有把儿童文学和伟大挂钩。他恬淡天真、快乐四溢，自称“我一辈子就是为孩子们写书”。他对小读者说：“我只有一个希望，就是它能给你一点快乐。”

2022 年 9 月 22 日清晨，走完百年人生，任溶溶在睡梦中安详辞世。这本洋溢着快乐的百岁“童话书”，静静合上了书页。

100 岁的任溶溶，睡了……在一个长长的、美好的、童话的梦里。

100 岁的快活与天真

其实，任溶溶不叫“任溶溶”。为此，童话爷爷写过《我叫任溶溶，我又不叫任溶溶》，扑